

培训班停课倒闭 负责人卷款“跑路”

# 说关门就关门 早教机构“夭折”谁监管

## “恐龙创造力”夭折了

市民周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花了1万多元学费给宝贝儿子报的“恐龙创造力”早教课程,竟然说关门就关门了!

2011年9月,周强带着儿子参加了浦东时代广场“恐龙创造力”旗舰店的早教课程,儿子在老师的带动下乐呵呵地低头摆弄着玩具,周强和妻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和很多父亲一样,周强平时工作很忙,能够陪儿子一起玩的时间很少,看着孩子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在家里面对妻子和老人,周强决定让儿子出去学点东西,“顺便也能提高一下智商和情商”。

10368元96节课。周强很爽快地付了现金,然后拿到了一张写着培训费的发票。

“2012年5月,我们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时代广场店连续出现多次停课,周强和几名家长从侧面了解到,“恐龙创造力”的注册公司上海琼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已经不能正常开展业务了。

“这么大的一个店,还是旗舰店,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越来越多的家长聚集而来,而“恐龙”的悲剧也在其他几家分店继续上演。

赵女士给女儿买了“恐龙创造力”价值14400元共144节课的早教课程。突然有一天,当她照常带着女儿去“恐龙创造力”联洋分店上课时,却发现“铁将军”把门,店门口贴着一张停课通知,通知上说,由于股权调整,“恐龙创造力”暂时停课,具体复课时间另行通知。

董女士是最气愤的一个。2012年4月,她刚刚付了7200元给5岁女儿报了72节早教课程,没想到“只上了一节课,就关门了!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嘛!”

周强查了一下“恐龙创造力”的背景。工商部门注册信息显示,“恐龙创造力”的注册公司是上海琼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文化艺术的交流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等,“根本没有教育培训的经营范围,更别提国家教育局颁布的培训资质许可了。”

“恐龙”濒临“灭绝”,一场“战争”一触即发。2012年5月15日,愤怒的周强和其他家长将“恐龙创造力”负责人顾某堵在了电梯里,顾某给周强等人分别写下了这样的欠条——“兹顾某确认欠某某(孩子名)人民币10368元,保证2012年5月25日前归还,如有违约,以私人资产抵押,以银行到期息计算。顾某”……

然而,顾某还是食言了。2012年6月起,周强和其他数十名家长分别以自己孩子的名义向浦东新区法院递交诉状,将顾某和上海琼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

去年8月,周强终于拿到了判决书,法院没有采信顾某在法庭上称自己“被胁迫签名”的说法,而是支持了周强的诉求,判决顾某和上海琼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归还1万余元的培训费及支付相应的利息。

“判决书是有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赔款!”周强长叹一声。

## 这个迪士尼不“神奇”

无独有偶,和“迪士尼英语”听上去很像的“迪士尼神奇英语”也引发了一批诉讼。

市民黄燕为了开发儿子的语言“敏感期”,选择了英语早教机构“迪士尼神奇英语”,但直到收到一条短信后,她才明白自己报的这个“迪士尼神奇英语”和“迪士尼英语”根本就是两码事。

本报记者 宋宁华 特约通讯员 严剑漪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很多年轻父母的心态。也正是迎合这种需求,各种早教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然而,因为管理、资金、成本等原因,近年来,一些知名早教机构屡屡“夭折”。近日,浦东新区法院就审理了数十起消费者为索要培训费引发的诉讼,“恐龙创造力”、“神奇迪士尼”这些昔日小有名气的培训班突然关门、负责人卷款“跑路”,让消费者愤怒不已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能诉诸法律。

即使是赢了官司,但消费者要挽回损失仍是困难重重。谁来管理这些“脆弱”的早教机构?一旦发生问题,又如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 为早教机构诱人宣传所吸引,不少家长为了孩子不惜重金

图 IC

2011年6月13日凌晨,黄燕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短信:“因公司股东纠纷导致经营出现困难,无力继续提供服务,故公司决定暂停营业,具体复课日期另行通知。”此时距离黄燕给儿子报名参加“迪士尼神奇英语”刚刚两个月,“当时看重他们承诺的‘贴心一对一’服务,而且还向我保证可以免费为孩子进行上海市少儿通用英语考试辅导,直到考试通过为止。”

为此,黄燕一次性支付了两年的培训费共计23800元48次课,对方给了她一张收据,上面写着“会员费”。没想到儿子才上了6节课,黄燕就在凌晨收到了这条暂停上课的短信。

2万多元的学费啊,心急火燎的黄燕立即打电话给公司的王某、苏某,得到的结果是:

“两人都指责对方侵占了公司营业款,没有钱赔偿剩余学费。”黄燕又致电上课老师,才知道老师也已经好几个月没拿工资了。“学校一共有学生300多人,这样算来,他们侵吞的学费有近400万元,现在苏某干脆卷款潜逃了!”

37岁的宋乔也在同一天收到了短信,他给女儿在“迪士尼神奇英语”报了班,“苏某说他已经退出管理,让我去找王某,王某对我说了两个字:没钱。”

整整4个多月,宋乔、黄燕这样的父母不断地寻找,联系“迪士尼神奇英语”的人,但最终并没有等来退费或正常复课。

2012年5月,为了同一家早教机构,32起教育培训纠纷一起告到浦东新区法院。

“上海吉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迪士尼神

奇英语的注册公司,我们查了它的工商资料,上面注册资本是50万元,但实收资本只有10万元,公司的所有股东都存在实缴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此时,家长们惊觉自己可能碰上“诈骗犯”了,他们立即从法院撤诉,然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8月,由于公安方面始终没有结果,有8名家长重新向浦东法院起诉,要求上海吉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退回“会员费”,黄燕是其中之一,法院最后判决支持了她的诉求。

“幸好我没有报名。”一名旁听过“恐龙案”、“迪士尼案”的女士表示,她也曾被邀请听过“恐龙创造力”的试听课程,“是在一个很正规的少年宫里,瑞典总部的老外都来讲解。后来我问了他们一些情况,工作人员说了一些贬低其他机构的话,我隐隐觉得不对,就没报,幸好没报!”

能够躲过“一劫”的父母毕竟少数,“恐龙创造力”也好,“迪士尼神奇英语”也好,开设的营业场所都是在市区高档商厦中,接待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也给人“训练比较有素、对孩子比较亲切”的感觉,很多父母只有在出了问题后才想到追查对方的营业执照,常常会发现自己报的早教机构根本没有教育培训的资质。

(文中父母及孩子均为化名)

## 【记者调查】

## 谁来为商业性早教机构负责?

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弗则在所著的《现代育儿心经》中这样写:“随便翻下日历,随便找个周六,在这一代最出类拔萃的家长中找一位,都会看到他们与孩子一起奔波于体操课、生日聚会、足球班、艺术熏陶与登台表演——为了孩子所谓的幸福,所有的日子都消弭于紧凑而又精准的安排中,家长们一天到晚连谈话都成了奢望。”

育儿,成了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往往会“蔓延”得很快,让每个父母难以逃避。

浦东法院陆家嘴法庭庭长童凌在仔细翻阅32起“迪士尼神奇英语”案卷中发现,“绝大部分的学费都超过了2万元,这些孩子的父母一般经济收入都比较好,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北京一家知名早教机构委托第三方机构做的一个调查统计也显示,不惜重金开发孩子潜能的会员中,60%是本科以上学历,家庭月收入过万,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都市白领。

但这些白领甚至金领父母,一旦经历了打官司的煎熬后,最终大部分只能无奈放弃通过司法途径来追讨学费。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对于这种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上海市教委曾专门发布了《上海市教育培训机构学杂费专用存款账户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在市民政局登记备案的教育培训机构,都必须使用专用账户。一旦“专用账户”资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办学所需经费时,银行会向培训机构和政府部门发送“风险警戒通报”。若不能继续办学,主管部门将依法启动终止办学程序。对于新批准的培训机构,也开始尝试用向主管部门交保证金的办法维护消费者权益。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培训早教机构往往打“擦边球”,通过向工商登记注册公司的方式规避教育部门监管,一旦发生问题,往往是人去楼空,消费者的损失难以挽回。

记者翻阅相关法律发现,早在2003年,我国就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上海也出台了《上海市民办非学历教育院校(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对于此类机构的准入“门槛”、办学经费、规模等都有明确规定。但如何防止商业早教机构“打擦边球”、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仍有许多难点亟待破解。